

# 宕昌历史研究

陈启生 著

甘肃人民出版社

# 宕昌历史研究

陈启生 著

甘肃人民出版社

**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**

宕昌历史研究/ 陈启生著. —兰州:甘肃人民出版社,  
2006. 4

**ISBN 7-226-03407-7**

I. 宕… II. 陈… III. 宕昌县—地方史—研究  
IV. K294. 2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38781 号

**责任编辑:马 强**

**封面设计:王林强**

**宕昌历史研究**

**陈启生 著**

**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**

(730000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 520 号)

**兰州大众彩印包装有限公司印刷**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0.25 插页 13 字数 210 千

2006 年 5 月第 1 版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-6,000

**ISBN 7-226-03407-7 定价:26.50 元**

## 序

古代西北民族中，羌族发源于陇右地区，在上古时代曾扮演过重要角色。她的一部分很早就进入中原地区，参加过周人反对商纣的斗争；她的杰出人物姜尚，帮助西周王朝推翻商朝和巩固对今山东北部的统治。后来羌族又向南、向西发展，在西南和河湟、西域地区的历史中，都留下了其足迹。在汉代，羌族反对封建统治者的斗争有声有色，最终促使东汉王朝瓦解。

汉魏之际，羌人再一次东迁，族众几乎遍布关中，所谓“关中之人，百余万口，率其多少，戎狄居半”，其中羌人占有很大的比重。永嘉之乱后，晋室东迁，北方形成各民族豪帅拥众割据的局面。关中的羌人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军事力量，于是成为各族军事集团争相夺取的对象。淝水之战以前，南安（今甘肃陇西东南）羌姚弋仲率本部落进入关中后，势力有所发展，但与其它割据势力相比，仍较弱小，只能处于依附地位。后来这支力量进入关东。不久，姚弋仲之子姚襄统领其众，又返回关中，他被前秦苻坚所杀，其弟姚萇投降。淝水之战以后，姚萇在关中得到西州胡、汉势力的支持，于公元386年称帝，建立后秦，这是羌人在十六国时期建立的唯一政权。此后南北朝时期，羌人建立了两个小国，即在今甘肃宕昌的宕昌国和在今四川南坪的邓至国。它们规模不大，国势弱小，只能依

违于南北之间。

陈启生同志长期关注陇南地方史志，出版有这方面的专著。最近他又完成《宕昌历史研究》。这本地方史地著作，包括宕昌古代的许多方面，其中宕昌国是一个重要内容。宕昌国乃羌族梁氏所建，《宕昌历史研究》认为，梁氏乃羌族参狼种，这个看法是正确的。

《后汉书·西羌传》记载，汉代羌族有 150 余种。在川甘交界一带，“或为牦牛种，越嶲羌是也；或为白马种，广汉羌是也；或为参狼种，武都羌是也”。不过《史记·西南夷列传》记载：“自冉、駹以东北君长以十数，白马最大，皆氏类也。”“冉、駹以东北”，指今四川成都以北松潘至茂汶一带，松潘至茂汶的东北，就是今甘肃武都地区。这是说武都地区在古代是氏族的聚居地区。《三国志》裴注引《魏略·西戎传》也记载：“氏人有王，所从来久矣。自汉开益州，置武都郡，排其种人，分窜山谷间，或在福禄，或在洮、陇间。”也说武都原来是氏族聚居区。这说明武都郡少数民族的主体是氏族，而武都郡的故道、平乐道、嘉陵道、循成道、下辨道等，都是氏人集中生活的县。而其他的县当然也有氏族，或者数量不多。

武都郡也有羌族，主要分布在其西部的白龙江上游，这里与陇西郡是连成一片的。《后汉书·马援列传》记载：建武“十三年，武都参狼羌与塞外诸种为寇，杀长吏。援将四千余人击之，至氐道县，羌在山上，援军据便地，夺其水草，不与战，羌遂穷困，豪帅数十万户亡出塞，诸种万余人悉降。于是陇右清静”。武都参狼羌为寇，寇掠的是陇西郡，所以陇西太守马援率四千余人击之。氐道

县属陇西郡，在今甘肃礼县、岷县交界一带，其南就是相邻的武都郡。

汉陇西郡有羌道，是羌族居住区最早的行政建置。羌道的得名，或以羌人聚居区，或以羌水。《汉书·地理志》陇西郡羌道下本注曰：“羌水出塞外，南至阴平入白水，过郡三，行六百里。”这羌水是指今白龙江，源出塞外。师古注曰：“《水经》云：羌水出羌中参谷（王国维《水经校注》‘参’下补‘狼’字，作‘羌水出羌中参狼谷’）。《注》彼俗谓之天池白水矣。……东南流经宕昌城东。”这羌水源出参狼谷，而且还“东南流经宕昌城东”，当然就不出塞外。这是说羌水是指今岷江。羌水到底是哪一条水，却成了一个问题。

在《宕昌历史研究·羌道、参狼与宕昌》一文中，作者认为，“参狼即宕昌，参狼谷即宕昌谷。羌中即岷江上游羌人居住区，也就是今宕昌南河沟藏民居住的林区，与迭部腊子口、罗大、舟曲黑峪沟、巴藏等白龙江沿岸仅有一山之隔。羌水即今岷江及其流域，为羌道的中心所在地；桓水（即羌水汇入之水，亦即本注之白水）即白龙江，其流域特别是舟曲境内虽然也属于羌道所辖范围，但不是羌道的中心所在。羌道之得名，不主要是因其管辖对象为羌人，而是治所临近羌水，这是显而易见的”。这就将上文复杂的问题说清楚了。

《宕昌历史研究》对宕昌国的历史、宋金时期的宕昌（即宋金时期宋与吐蕃关系）、宕昌土司及其家谱等，作了特殊视角的研究。作者是当地人，对当地的民族、语言比较熟悉，也对藏族的风俗作过调查。在此基础上来观察当地的历史、民族，自有不同于一般学

者的视角。这是本书最引人瞩目的地方。

另外我想,如果河、湟、洮、岷地区各县的地方史志专家,都能注意搜集古代文献中关于自己所在县或地区的史料,并将其汇集一处,再结合自己熟悉的本地历史、民族、语言、文物古迹、风俗民情,进行排比、研究,定会做出比专业历史学者更有特色、更符合历史实际的贡献,为本地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服务。愿《宕昌历史研究》所带的这个头,能生根发芽,结出丰硕的果实。

刘光华

2006年3月16日

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宕昌考略·····              | 1   |
| 羌道、参狼羌与宕昌·····         | 14  |
| 宕昌故城考·····             | 34  |
| 宕昌与仇池·····             | 40  |
| 桓水、羌水与白水·····          | 56  |
| 关于古代宕昌羌人最终去向的几点思考····· | 71  |
| 宕昌国研究的现状及其出现的几个问题····· | 85  |
| 宕昌公王遇不是宕昌人·····        | 100 |
| 陇南氏、羌探踪·····           | 104 |
| 羊马城小考·····             | 110 |
| 理川历史沿革考·····           | 114 |
| 宋、金时期的宕昌·····          | 123 |
| 宕昌地区的几位地方神·····        | 142 |
| 古老的神判遗俗·····           | 154 |
| 宕昌地名刍议·····            | 158 |
| 宕昌马土司家谱研究·····         | 171 |
| 宕昌马土司家谱校补·····         | 211 |

## 目 录

---

|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陇南苏维埃运动述论····· | 233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|

|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王仲甲良恭遇难记····· | 241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|

### 附录

|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|
| 宕昌史料辑录····· | 250 |
|-------------|-----|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乾隆《皇清职工图》中的宕昌土司辖民····· | 296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
|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宕昌藏族风俗调查····· | 302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|

|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官鹅沟藏族传统酒歌····· | 312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|

|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|-----|
| 后记····· | 316 |
|---------|-----|

## 宕昌考略

陇南宕昌县一带,曾是南北朝时的宕昌国所在地。这个国家从公元 424 年与北魏接触而为中原政权所确认,至公元 566 年为北周所灭,有记载的确切历史有 142 年。正如有些同志所说,它“由于国小势弱,多不为人注意。加以其历史资料多散见于各种古籍之中,许多通史著作也不屑叙及”。<sup>①</sup> 因此,对于宕昌国的历史,我们至今是模糊的,对它的某些史迹和史料作一些考证,是很有必要的。

### 宕昌

当地群众称“宕昌”为“tàn (炭)昌”,而除新版《辞源》外,新版《辞海》、《新华字典》、《现代汉语词典》等等均注为“dàng (荡)昌”,这是一个明显的矛盾。

“宕昌”在史籍中出现,最早见于《水经注》:羌水“东南流,迳宕昌城东”。“宕昌”音注仅两见,一是《通典》,一是《资治通鉴》。《通典》卷一百七十六《州郡六》“宕州”条:“宕,达浪反”,即“dàng (荡)”;《通鉴》卷一百一十一《晋纪》三十三:“宕,徒浪切”,即“tāng

---

<sup>①</sup> 见刘仲文《宕昌国》一文,甘肃《社会科学》1983 年第 2 期。

(汤)”。现代的各种字典和词典多注“宕”为“dàng(荡)”，极少注为“tāng(汤)”的。《说文解字》：“宕，𡩺省声，徒浪切。”《康熙字典》引《广韵》为“徒浪切”，引《集韵》、《韵会》均为“大浪切，并荡声”。据王力《古代汉语》附《上古韵部及常用字归部表》，荡、汤同属阳部韵，达、徒、荡、汤皆属定母。由此可知古时荡、汤为同音。今宕昌县少数土著居民即宕昌藏民用汉语读“宕昌”亦为“tāng(汤)昌”，不读“tàn(炭)昌”。<sup>①</sup>可见，“宕昌”原读“tāng(汤)昌”，不读“tàn(炭)昌”或“dàng(荡)昌”。现代汉语“汤”、“炭”声母相同，韵母相近，“汤昌”反复快读即为“炭昌”，所以，现今当地群众读“宕昌”为“炭昌”当为音转而成。

“宕昌”是怎样得名的？各种史籍均无记载，唯《元和郡县志》曰：“因宕昌山为名也。”但宕昌山在何处？它又是如何得名的？考各正史地理志和有关方志，均无宕昌山之名，当地群众亦未闻有此山者。

“宕昌”的本义是什么？自“宕昌”一词在史籍中出现后，即有如下三层含义：一、南北朝时活动生活在陇南山地和甘青川草原边境的一支羌人的名称；二、宕昌羌所建立的国家的名称即宕昌国；三、宕昌国的都城宕昌城。《说文解字》：“宕，过也，一曰洞屋，从宀”；“宀，交覆深屋也”，“昌，美言也，从日从曰，一曰日光”。段注：“洞屋为通迥之屋，四围无障蔽也。”按此，则“宕昌”即有日光的洞屋，而“宕昌羌”为居住洞屋的羌人，“宕昌国”乃居住洞屋的羌人的国家。《北史·宕昌传》：宕昌羌“俗皆土著，居有屋宇。其屋，织牦

① 宕昌藏民用藏语读“宕昌”为“耶闹”，用汉语读“宕昌”为“汤昌”。

牛尾及羖羊毛覆之”。《周书·宕昌传》：“俗皆土著，居有栋宇。其屋织牦牛尾及羖羊毛覆之。”此“织牦牛尾及羖羊毛覆之”的“屋宇”和“栋宇”，当为《说文》所谓有日光的洞屋。此洞屋又是什么样子呢？史籍无可稽考。但在古宕昌国的腹地，即今武都县两水以北、舟曲县城以东、宕昌县官亭以南岷江和白龙江沿岸南北约百里左右的峡谷地带，现今居民居住着一种笼子式的、没有院子即“四围无障蔽”的高大楼房。此种房屋结构奇特，在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均属罕见，与《汉书·西南夷列传》“累石为室，高者至十余丈，为邛笼”之建筑近似，与现今四川茂汶等地羌人住屋相一致。南北朝各史所述“邓至”、“白兰”诸羌风俗均与“宕昌”同，川北和陇南的羌人有着密切的联系，互相影响是毫无疑义的，因之可以推断，现今宕昌等地此种房屋乃为羌房无疑。然而，古宕昌羌之“屋宇”乃“织牦牛尾及羖羊毛覆之”，而此种笼式楼房规模宏大，难以用羊毛织物覆之，却覆以树枝土砂，因此，二者也不尽相同。今宕昌县岷江与舟曲县白龙江分界的大石山（良恭山）北麓林区宕昌藏民居住地，有另一种称“木垒”的住屋：圆木作桷，互相重迭而成大木笼，顶部有坡度，覆以搭板或树枝茅草，长3~8米，宽2~3米，高2~3米，门窗处锯断圆木使之成洞，做门窗安置其间，内用木板隔为2、3、4间不等。居民自称，古代，其先祖均住此种房屋。地方志始终称宕昌等地藏民为羌，今宕昌藏民亦自言其先祖为宕昌羌人，在现今宕昌居民生活中保留一定的古宕昌羌之遗风，完全符合历史演进的轨迹。因此，同样可以推断，“木垒”乃宕昌羌的基本住屋，即“织牦牛尾及羖羊毛覆之”的屋宇，而木笼式楼房是由“木垒”演进发展了的羌房，二者均为名符其实的“四围无障蔽”的有日光的

洞屋。由上可知,“宕昌”乃为有日光的洞屋,“宕昌羌”因居住这种特殊的住屋而得名,而《元和郡县志》“因宕昌山为名”非矣。

《北史·宕昌传》:“其地自仇池以西,东西千里,席水以南,南北八百里。”顾颉刚先生说:“宕昌在今甘肃岷县和临潭县的南部,席水即今甘谷县南的藉水,可见这个羌国占有洮河及白龙江两流域。”<sup>①</sup>此说甚确。考洮河及白龙江上游地理,乃以今迭山山脉为中心。迭山起于黄河河曲西顷山之东,向东延伸至岷县西南,折而向南,止于今舟曲县与宕昌县之间的两河口,隔白龙江与舟曲境内的羊布梁(即羊膊岭)相接,又西折与迭部县境内的岷山主峰联结。迭山即岷山首起部分,故亦曰岷山,古无迭山之称。《读史方輿记要》:“西顷山,一名嶓台山,又为疆山,亦曰西疆山,或谓之马寒山,《沙州记》:洮水与垫江(白龙江)俱出嶓台山,山南即垫江源,山东则洮水源也。”此乃将迭山与西顷山看作同一山,实则迭山非西顷山而为岷山之首部。《康熙字典》引《史注》:“山在岷州溢乐(今岷县城关)南一里,连绵至蜀二千里皆曰岷山”;《太平寰宇记》:“置岷州,以南有岷山因以为名”;《广韵》:“后魏置岷州,因山以为名”。以上所指,皆为迭山。《隋书·地理志》:“宕昌郡和戎县,后周置,有良恭山。”《元和郡县志》:“怀道县,良恭山在县北四十里,出雌黄。”《嘉庆重修一统志》:“良恭山,在岷州西南。”王仲犛《北周地理志》:“怀道,今甘肃舟曲县西北白龙江北岸”,“和戎,今甘肃宕昌县西。”<sup>②</sup>1975年版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第五册标注唐怀道在今舟曲县

① 顾颉刚《从古籍中探索我国的西部民族——羌族》,《社会科学战线》1980年第1期。

② 中华书局1980年第一版。

峰迭,基本方位不误。可见,良恭山即迭山自岷县南折延伸部分,亦即今岷县、迭部、舟曲、宕昌4县分界之大石山(宕昌藏语称“亚哥轧寨”,意为牦牛般的石山),南北长二三百里。同上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第五册所标良恭山,亦即此段山脉。宕昌城距此山不足十里,唐怀道(舟曲峰迭)即在此山脚下的白龙江边。古宕昌羌恰以迭山为腹地,活动生息在白龙江和洮河上游地域,因此,《元和郡县志》所言之“宕昌山”亦即良恭山,即迭山无疑,但“宕昌”“以宕昌山为名”则误,实则宕昌山以其在宕昌国之腹地而名也。

### 宕昌城

宕昌国有都城,名为宕昌。《水经注》中“羌水”条载:“羌水‘出陇西羌道’。东南流,迳宕昌城东。”《周书·独孤信传》:“乘胜追遂,迳至城下。”《周书·史宁传》:“宁复大破亡,追奔至宕昌。”此宕昌故城在何处?刘仲文同志《宕昌国》一文引清人丁谦《梁书·夷貊传地理考证》:“故宕昌城当在阶州(即今武都)西西固所城地。”<sup>①</sup>明时今舟曲县为岷州卫西固千户所,西固所城就是西固城,亦即今舟曲县城。按此,宕昌故城在舟曲县城关。丁说有误。《水经注》作者酈道元卒于公元527年,他在世时正值宕昌国时期,他卒后39年宕昌国方才灭亡,他首先记述了宕昌城。酈道元所言羌水,就是今宕昌县境内的岷江。岷江在离今舟曲县城南三十里处的两河口与白龙江汇合,正好在宕昌城东南流,经城东而下。《读史方輿纪要》记宕州城在岷州卫“南百二十里”。《岷州志》亦曰,宕昌城在岷州城“南一百五十里”,所指皆今宕昌县城。前者和后者

<sup>①</sup> 见刘仲文《宕昌国》,甘肃《社会科学》1983年第2期。

是按两条不同路线计算里程的，一经雪儿岭，一经南河口，故相差三十里。《元和郡县志》载，“宕昌故城，今为交和戍，在县（按：指怀道县）东五十二里”，所指亦为今宕昌县城。“交和戍”，又称“交河戍”，今宕昌城外岷江、官鹅河、贾河三河交汇处，故名“交河戍”甚当。今宕昌城关西北有古城一座，为宕昌镇旧城大队，当地传为宕昌故城。由上可知，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第四册将宕昌国都城标注在今宕昌县城关，甚为确切。

### 宕昌国始止年代

宕昌在哪一年立国？《北史·宕昌传》：“有梁慙者，世为首帅，得羌豪心，乃自称王焉。慙孙弥忽，太武初，遣子弥黄奉表求内附。太武嘉之，遣使拜弥忽为宕昌王，赐弥黄爵甘松侯。”《周书·宕昌传》：“有梁勤者，世力首帅，得羌豪心，乃自称王焉。”“勤孙弥忽，始通使于后魏。太武因其所称而授之。”《资治通鉴》宋文帝元嘉元年（公元424年）十二月条载：“宕昌王梁弥忽遣子弥黄入见于魏。”由上可知两点：一是在梁弥忽遣子弥黄使魏前，梁慙已称宕昌王，不过因未与北魏或南朝政权建立关系，故未得到其确认；二是弥黄使魏在公元424年。太武帝即世祖拓拔焘，太武帝初为始光元年，亦即宋文帝元嘉元年，是为公元424年。弥黄使魏以前，从梁慙至弥忽共有多少年呢？没有资料可考。《资治通鉴》卷一百一十一记晋隆安四年（公元400年）：“秦兵既退，南羌梁戈等密招乾归，乾归将应之。其臣屋引阿洛以告晋兴太守阴畅，畅驰白利鹿孤，利鹿孤遣其弟吐雷帅骑三千屯扞天岭。”按此时之南羌，即为宕昌和邓至，而邓至国王见于史者有象舒治、象舒彭、象览蹄等，未有梁姓者，宕昌国王则世为梁姓，故可知梁戈乃宕昌羌豪。而在梁戈时代，梁慙尚

未称王是很显然的,否则就不是梁弋密招乾归,而是梁懃密招乾归了。因此,可以推断,梁懃称王不会早于晋隆安四年(公元400年)。晋隆安四年至弥黄使魏仅距24年时间,故梁懃称王时间应在这24年以内。

刘仲文同志在《宕昌国》一文中说:“根据《魏书》和《周书》的《宕昌国传》记载,至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九年(公元448年),梁懃之孙弥忽(或作梁瑾忽、瑾葱)遣子弥黄奉表内附,并献方物,始和北魏通好。太武帝‘遣使拜弥忽为宕昌王,赐弥黄爵甘松侯。从此宕昌世代向北魏朝贡。’<sup>①</sup>这是不确切的。第一,《魏书》和《周书》的《宕昌传》均无弥黄于太平真君九年使魏的记载,《魏书·宕昌传》记弥黄使魏时间是“太武初”,《周书·宕昌传》记载的是“太武因其所称而授之”。北魏太武帝在位时间是公元424年至452年,太平真君九年是公元448年,因而不是太武初而是太武末了。第二,刘文将《魏书·世祖纪》记载的“太平真君九年春宕昌王梁瑾慈遣使内附,并贡方物”一事与弥黄使魏混淆了,并将梁瑾忽或梁瑾葱误为梁弥忽了。《梁书·宕昌传》:“宋孝武世(公元454—464年),其王梁瑾忽始献方物。”《南史·宋纪孝武帝》:“大明元年(公元457年)五月乙亥,以辅国将军梁瑾葱为河州刺史,封宕昌王。”《南史·宕昌传》:“宋孝武世,其王梁瑾忽始献方物。”上引几条事实之时间相去不远,瑾、瑾葱、慈书写相近,葱与忽相通,忽与葱相似,

<sup>①</sup> 见刘仲文《宕昌国》一文。冉光荣等《羌族史稿》(征求意见稿)论述弥忽与刘文同。《羌族史稿》(征求意见稿)第100页:“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九年(公元448年)梁懃之孙弥忽(或作瑾忽、瑾葱(葱)、梁瑾慈等)遣子弥黄献方物,始和北魏通好。”(笔者未见到正式出版的本子)

故疑为书写差错，实则瑾慈、瑾葱、瑾忽为同一人，即梁瑾葱。梁瑾葱于太平真君九年遣使内附，在弥忽遣子弥黄使魏之后，时间相距24年，但这两次遣使使魏时，魏均为太武帝。

宕昌国灭于何年？《周书·田弘传》：北周武帝保定四年（公元564年），“吐谷浑寇西边，宕昌羌潜相接应，诏弘讨之，获其二十五王，拔其七十六寨，遂破平之”。《周书·李贤传》：保定五年（公元565年），“宕昌寇边，百姓失业，乃于洮州置总管府以镇遏之。遂废河州总管，改授贤洮州总管、七防诸军事、洮州刺史。属羌寇石门戍，撤破桥道，以绝援军，贤率千骑御之，前后斩获数百人，贼乃退走。羌复引吐谷浑数千骑，将入西疆。贤密知之，又遣兵伏其隘路，复大破之。虏遂震慑，不敢犯塞”。《周书·宕昌传》：“保定四年，弥定寇洮州，总管李贤击走之。是岁，弥定又引吐谷浑寇石门戍，贤复破之。高祖怒，诏大将军田弘讨灭之，以其地为宕州。”《周书·武帝纪》：“天和元年（公元566年）春正月丁未，于宕昌置宕州。”《通典》卷一百九十《边防六》：“后仙定弟弥定寇石门戍，周武帝天和初，诏大将军田弘讨平之，以其地为宕州（今怀道郡）。”《资治通鉴》卷一百六十九陈天嘉五年（公元564年）条：“宕昌王梁弥定屡寇周边，周大将军田弘讨灭之，以其地置宕州。”综合以上数条史料，关于田弘讨灭宕昌国的时间有二说：一是保定四年（公元564年），一是天和元年（公元566年）。郭沫若主编的《中国史稿》采用了前一说，“保定四年（公元564年）周武帝发兵灭宕昌，以其地为宕州”。<sup>①</sup> 刘仲文同志说：“保定五年（公元565年）北周武帝派大将军田弘率军讨灭宕

<sup>①</sup> 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《中国史稿》第三册P279。